

# 战争与男性荷尔蒙

War and Male Hormone

赵鑫珊 李毅强 著



48

# 战争与 男性荷尔蒙

赵鑫珊 李毅强 著

089327



女子学院 0005873

百花文艺出版社

## 战争与男性荷尔蒙

赵鑫珊 李毅强 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½ 插页 8 字数 317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

ISBN 7-5306-2510-1/G·141

定价:23.00元

## 人啊，你对自己到底有多少了解？

谨以这本探求世界和平的书沉重地告别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的 20 世纪，献给地球全体居民平和、安宁和康泰的 21 世纪。要知道，从 1945 年至 1990 年的 2340 个星期中，全世界只有 3 个星期是无战事的和平日子！而且今天世界一些主要国家都在用 21 世纪的标准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而我们保卫和平的思路和手段还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这巨大反差令我们惊讶。保卫世界和平的思路和手段也必须是先进的，深层次的，超前的。于是我们拿起笔来撰写这本书。

我们在本书中所说的战争，一般是指非正义的、破坏世界的侵略战争。——这是我们撰写本书的第一前提。不能没有这个前提，否则世界就没有善恶之分。

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就是恶的，而反法西斯战争则是善的。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这是我们撰写本书的第二前提或严正声明。

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一再强调，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是政治通过暴力的继续。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又朦胧地指出（绝大多数读者都忽略了这一补充），在战争行为的后面还隐藏着另一种要素，这就是“盲目的自然冲动”。试图较详尽地揭示这冲动的作用，正是本书的主题。

我们只是尽力做到实事求是，不夸大也不故意缩小这个生物学的原因。

LV22/1B

# 本书的由来

——序——

赵鑫珊

我确信，在人类的所有语言中，汉语是一种非常丰富而凝练的语言。比如汉语里头有个术语就很贴切、生动、绝妙，这就是“胎观”。

这是从胚胎学借用来的。

下面我就用这个术语来谈谈读者手中这本书的由来。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由简到繁的故事，里面不乏迷惘和曲折。

作为一个“精神胚胎发育过程”，这个故事从卵受精到婴儿呱呱落地在我的内心深处断断续续经历了整整20个年头：1975—1996。

回想1975年初春的一天，便是“卵受精”的日子，之后便进入了“胚胎”断断续续发育的阶段。

那年早春，我刚从干校羊圈调回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分配到院图书馆编外文图书和期刊目录。比如把新到的图书打成一张张卡片。尽管农业是门应用科学，但图书馆每年还是从

国外订购一些基础科学的专著。其中有一本新出版的英文书，叫《动物行为学》，很厚，约六七百页，作者姓名我忘了，可是其中一小节的几张照片却给了我很深印象：澳洲两个原始部落在相互用长矛厮杀，作者的目的是想以此来说明战争的背后是男性荷尔蒙在起作用。

这个观点很新颖，很奇特，它就像个“精子”，突然落进了我的内心，进入了“卵”，受精卵的细胞质开始移动和调整，并进入卵裂期……于是便成了我的“胎观”。

不久我便读到1946年2月爱因斯坦写给一位退役美国高级军官的回信。因为该军官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爱因斯坦，追问有关人类战争的起因问题。爱因斯坦的主要论点是：

我不怀疑战争的起因是深深埋藏在人类的本性中的……战争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种正常活动……战争倾向是人类本性中的一部分，正像河水要时常泛滥是它的本性的一部分。<sup>①</sup>

二战前，爱因斯坦同弗洛伊德也曾讨论过有关人类战争起因问题。前者同意后者的看法：“侵略、破坏的本能同爱的本能、生的欲望在人类心灵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sup>②</sup>

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中间只有21年的和平，这自然会引来像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这样一些大思想家的苦苦思索。

关于人类战争的起因，除了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外，是否还有生物学方面的原因？比如由于男性荷尔蒙的缘故？

战争是人类的本能吗？

---

<sup>①②</sup> 《爱因斯坦文集》，1979年中译本，第三卷，商务印书馆，第214、86页。

人类本能至少有以下几种：

1. 要求饮水进食(渴和饿)；
2. 爱欲和性欲(配偶倾向)；
3. 拒绝某些东西和逃避危险(安全感的倾向)；
4. 寻找伴侣(群居倾向)；
5. 对神秘事物的探索(好奇心)；
6. 制造东西(建设倾向)。

作为破坏世界的倾向——战争，是不是人类的第7个本能呢？而且它是受男性荷尔蒙或其他生物化学物质支配的。

许多年，我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颇有“忧国忧身到白头，此生风雨一沙鸥”的况味。当然，夸大这些生物化学物质的作用是错误的。战争，主要是社会政治现象，但里面又有某些生物固有的因素在背后起作用。探讨、思考这些生物因素是我的天职，是我努力作为一个哲学家而生，也作为一个哲学家而死的证据之一。

1975—1978年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当管理员的三年半，是我一生不能忘怀的。因为“近水楼台”，我读了不少家畜生理和病理学方面的著作，大大开拓了我的思路和视野。我把我的思路集中归结到一点，这就是激起了我探索“人性的生物化学基础”的好奇心。具体到人类战争，则是追问战争起因的某种成分的生物化学基础究竟是什么。

我清楚地记得，1977年晚秋，我读到一厚本英文版国际会议录，里面有篇论文说，牛缺钴时，食欲会减退、消瘦、不发情。若是缺乏维生素E，则母牛会发生不孕和慕雄狂现象。所谓慕雄狂即性欲特别旺盛，极度不安，叫声像公牛，常爬跨其



它母牛。

这一生物现象令我好奇、惊愕。我联想到人。

我并不是畜牧兽医学家。我的最后落脚点是人。我只是想利用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成果来探索人的行为的方方面面。

翌年春天，我便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于是探天索地察人便成了我的正式职业，拿工资的职业。但是我不能脱离当代动物行为学和神经行为学的实验基础。

过去哲学家在谈论人性的时候有一大缺陷：

没有得到动物行为学和神经行为学实验报告的支撑。这是时代的局限。

今天，我就要借用这些坚实的报告来说明人类上万次战争的生物化学基础究竟是什么。

哲学必须得到科学实验报告的支持，否则就有“空中楼阁”的危险。

1978年春去哲学所报到的前一天，我一个人骑车逛了圆明园的荒野。二十多年来，我每遇大事，总要跑到那里的荒野一角去同自己的灵魂对话。我只听从一个最权威的、上帝的声音：

我自己的内心召唤。

表面上看，我逛圆明园纯粹是一种文人的“得遇夜晴须对月，每逢春盛强登山”的闲情逸致，其实我是想借荒野或林中的清风吹散我胸中的郁结：“澄澄胸次谁人识，唯有清风明月知。”

1986年我在复旦大学讲演，题目是《科学·艺术·哲学》，阶梯大教室坐满了文理科学生。将要结束时，一学生站起

089327

来提问：

“赵老师，你名字中的鑫字，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下面两个金代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上面那个金字代表哲学？”

多机灵的学生！

这正是我所理解的哲学。

哲学就是爱智慧，爱智慧胜于爱世上的一切；柏拉图把哲学家称之为是“一心一意思考事物本质的人”。柏拉图心目中的哲学正是建立在下面两个金字上的那个金字。否则，哲学便是空的，没有基础的。

这正是我一直关注科学研究报告的理由。

尽管我人到了哲学研究所，但心常牵挂《动物心理学杂志》和比较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成果。我特别注意到奥地利比较动物行为学家洛伦兹(K. Lorenz, 1903—1989)的成就。1973年他荣获生理学及医学诺贝尔奖金。1963年他出了一本德文书：《所谓恶；攻击自然史》(Das sogenannt Boese; Zur Naturgeschichte der Aggression)。

英译本叫《论攻击》(On Aggression)。英译者有点自作聪明，译文太简化，没有忠实于德文原文。这又一次说明，读译文是不太可靠的，即便是德译英的译本。

洛伦兹的书给我信赖感，因为：

1. 战前战后，他一直在从事动物行为生理学基础方面的研究；

2. 1940年他作为一位心理学教授参加了纳粹德国军队，任军医，直到1944年被苏联红军俘虏，1948年才回到奥地

利。他亲身经历过二战，这点很重要。

《攻击自然史》成了一本畅销书，但也遭到一些人类学家的批评，理由是：洛伦兹在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之间划等号是不妥当的。<sup>①</sup>

1965年洛伦兹还出版了两卷本学术论文集《动物与人类行为的研究》。<sup>②</sup>

他把动物行为研究成果机械地用来解释侵略战争的起因尽管有失误处，但他的眼点毕竟有可取的地方，给人以新的视野。

我迷恋比较动物行为学这门学问。

1995年初夏的一天，我打开电视，看动物世界纪录片：《非洲的大角羚羊》。

两头公羊体格很大且强壮；各自头上的大角呈弯曲状。它们相距几米远，然后低头小跑，用角拼命撞击对方的角，发出咔嚓咔嚓沉闷的声音。很静，远处背景是非洲高原的闪电，乌云……

两头公羊好像遵照协定，各自再后撤三五米，然后又是用尽气力，向对方的大角猛烈撞击过去……

导演和摄影都是第一流的。既有思想又有艺术。

这凶狠的好斗，是天性，是本能。它的生物化学基础是什

---

① 比如 D. S. Lehrman 发表了论文“评 K. 洛伦兹的本能行为”，载《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28(1953)，第 337—63 页。

② 德文原版：《Ueber Tierische und Menschliches Verhalten》，慕尼黑。英译本为《Studies in Animal and Human Behaviour》，1970 年。

么？是雄性荷尔蒙吗？

我记起我童年的一段经历，有各种各样的小商贩从我家门前经过。其中有专门阉割雄鸡的民间艺人。这手术叫“割势”或“去势”。不仅要割去阴茎，而且要去掉睾丸。阉割后的雄鸡的性情变得十分温顺，行为像懦夫，不再好斗；其叫声微弱，鸡冠也变得苍白。可见，在睾丸和好斗行为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生物化学和动物行为的因果关联）。

当年我怎么也料想不到，40多年后的今天，我将写本专著来详细论述这种关系。当然，我关注的对象已不再是雄鸡，而是地球上的男人们，以及他们之间的战争起因某种成分的深层结构。

我们只有从里到外把战争的起因统统找出来，我们才有可能防止战争，把剑铸成犁，把坦克改装成拖拉机。不久前，我在英国《自然》(Nature)杂志上读到美国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一个国际科研小组的论文，该论文指出，在普通的雄性老鼠身上有种基因，如果缺少该基因，雄鼠便具有更强的进攻行为，即便是对手已经投降并转过身去，该鼠仍不断发起进攻。而普通的、具有该基因的雄鼠在这种情况下早已停止进攻。这种老鼠的暴力行为明显地增加。据称，这种“善”基因只对雄鼠起作用。缺少这种基因的雄鼠不能分泌一种能产生氮氧化物神经传递介质的酶。这种酶能控制动物的暴力行为（在希特勒身上是否也缺少这种酶呢？——我想）。

此外，我还读到美国国家精神健康学院精神病学家布朗的研究报告：在凶狠好斗的动物体内，有种叫5-HIAA的物质含量很低。有些从小就好斗的人脑脊液中，该物质的含量也

很低。

我忘不了 1993 年我造访德国和欧洲的一些经历。

我从巴黎取道亚珉经比利时和荷兰再回到德国。在中途一段路上，每隔七八公里便有一座阵亡士兵的坟场，说明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和残酷。我参观过两座，那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士兵无辜的骸骨。在每个十字架上刻有阵亡者的姓名，下面便是生卒年，如：

1896—1916

1897—1916

1898—1916

法国田野一片静悄悄。阳光灿烂，路旁有蜂飞蝶忙，我又一次向自己提问：

除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原因外，人类战争是否还有生物化学的起因？

到了比利时和荷兰，又是阵亡士兵坟场，规模更大，有上千、近万个划一的石十字架整整齐齐排成一个方阵，令人不寒而栗。这回是二战的后果。

远处有牛羊散食于牧场绿草间。久久望着墓地一大片如碧丝的青草，我在祈祷下个世纪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我知道祈祷是没有用的。德国大小教堂的虔诚钟声为什么没有能阻止二战的爆发？

是的，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中间仅相隔 21 年。在德国的大小乡镇，我在教堂旁边，总能见到一座沉重的纪念碑：

纪念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的士兵。

最大的悲剧是：每一次战争都是用另一次新的更大规模、更残酷的战争来进行报复或复仇的（仇恨——这种人类感情无疑是发动战争的最主要感情）。

报复性战争便包含了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以外的动力，隐蔽的动力。

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便包含了复仇心理。一战德国战败，德国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一节火车车厢里签署了停战协定。1940年6月22日，希特勒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这同一节车厢，接受法国的投降，脸上露出了复仇心理的最大满足。

1995年是全世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上海电视台和教育台分别播放了两部多集珍贵的历史文献纪录片《二战警世录》和《士兵日记》。收看它，我好像亲身经历了一系列残酷的战争，比如美军争夺关岛、冲绳岛的厮杀，真是昏天黑地，鬼哭狼嚎。

德军进攻的镜头：一小队士兵冲进法国一乡村。我看到一个年轻士兵拔出一颗手榴弹，将一农舍的玻璃窗敲碎，然后扔进去，即刻便是爆炸声和熊熊大火……

影片有段旁白：“男孩喜欢用皮弹弓打破璃窗。那破碎的声音，使他的破坏世界的倾向得到满足。这个德国士兵向农舍扔手榴弹也得到了一种类似的满足。”

记得我读初一时特别顽皮，常用弹弓击碎学校玻璃窗、国庆游行队伍中的彩灯和路灯，并以此为乐，得到心理上的满足：破坏世界的满足。

女学生几乎没有一个去干上述勾当的。

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与男性荷尔蒙有某种关联？

雄性激素就意味着好斗、进攻和破坏吗？这样说有科学根据吗？当然，它既有破坏也有建设的一面。

胡同、巷子里的小男孩几乎 99% 爱玩枪，趴在地上学打仗。许多城镇的儿童玩具摊点简直就是一个儿童“军火库”。男孩手中的暴力枪说明了什么？这种战争行为的生物化学物质基础研究究竟是什么？

玩枪的小女孩是些例外，趴在地上学打仗则是罕见的。

于是在 1996 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从外面散步归来，终于按捺不住，拿起笔来撰写读者手中这本书的序言。

我想起生物世界的种内竞争。

在生物世界，生存竞争多半是指生物与自然界（风、雨、寒、暑、干旱和饥饿……）的斗争，而不是指同伴间的斗争。

同种个体互争的例证非常少见。比如外贝加尔湖气候特别恶劣，野生动物各自生命难保，同伴之间哪里会有你死我活的种内斗争？

而人类则不然。人同大自然的斗争，以及人与人（种内）的斗争，其严酷和凶残程度都是狮子、老虎、大象和毒蛇望尘莫及的。就战争规模和残酷程度而言，人比狮子要凶残一千倍，比眼镜蛇要恶毒一万倍。

人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无比高超的聪明；在人与人的斗争中，则暴露了天大的愚蠢。1993 年深秋，我在德国因有感于阵亡士兵大坟场的寒风萧瑟，大树飘零，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 人类的聪明和愚蠢

如果  
有一台很大很精密的天平  
可以将人类的  
聪明和愚蠢称一称  
结果会发现  
两头  
一样重 一样沉

我还有一段经历也要在这里着重提一提。多亏了这段经历，我才在长达 40 万字的《莫扎特之魂》交稿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拿起笔来撰写读者手中的这部书。

李毅强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从日本留学六年归来。他边打工边研究新弗洛伊德主义。他的方向是专攻人性和深层心理结构。他带回了价值 20 多万元人民币的日、英文书，其中一本便放在他的书架上：

《现代人的攻击性》(日文,1991 年第六次印刷,274 页),  
福岛章著。

作者从生物学角度探讨了犯罪的背景。“犯罪生物学”这个术语是我不能忘记的，因为我想到必然有“战争生物学”这门学问。因为战争是大规模犯罪，是群体犯罪行为。

作者在第三章第五节探讨了“月经与犯罪”，这使我吃惊。第八章第六节还专门论述了德意志民族的攻击性。

书的末尾附了一大串参考文献，大大拓展了我的思路。  
如：

1.《攻击性的自然史》(J. D. Carthy 主编,1964 年伦敦版,生物研究所);



2.《攻击性和暴力的控制》(J. L. Singer 主编,1971 年纽约);

3.《和平的观念和人的攻击性》(A. Mitscherlich,1971 年德文版);

4.《人的攻击性》(A. Storr,1968 年英文版);

5.《攻击的精神分析观念》(C. Brenner,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71 年,第 52 卷,137 页)。

说实话,光这些题目就够使我激动不已。当即(1996 年 4 月 8 日下午)我便打电话告诉我的好友李毅强:

彷徨了整整一天,我最后还是决定先动手写《战争与男性荷尔蒙》。其他几本书只好放一放。同我合作吧!我需要你的真诚合作,我们共同讨论、思考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互相撞击、相互交锋,产生出思想火花。是发挥你的专长的时候了。我希望你将来到我这个年纪能成为中国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你有这个素质和功底!就从写《战争与男性荷尔蒙》这本书开始吧!我说过,围绕一个好题目来写书,调动你半辈子的积累,是思维最高的方式,也是效率最高的读书和思维。

第二天我便专程去复兴中路李毅强那间仅有九平米的书房兼卧室,为的是同他面对面讨论写作提纲。我喜欢那小屋的氛围,这是我第十次来这里神聊。周围的书架,放满了有关“性学”和脑科学的日文专著。在这种气氛中讨论《战争与男性荷尔蒙》的写作是再合适不过了。下面便是我们讨论(对话)的主要内容:

从公元前 3200 年到公元 1995 年,世界上大约总共发生过 14500 次战争,其间只有三百多年是和平的。死亡总人数约 70 亿。